

初學知要敘

張子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然自
唐虞迄趙宋聖經賢傳幾千萬言欲盡
成誦則日不足而史子百家之書亦不
可不歷觀焉蓋博學而後可語約也苟
舍博覽直欲守約則可謂狹也不可謂
約也能博能約而為能讀書者人物世

澆載籍歲多故專務博覽者無潛心於
聖經有為書麓過一生者損軒先生有
憂之作初學知要以為學者軌範開卷
閱之聖賢格言可以切己體察者無不
悉備焉是乃六經四十二萬餘言之最
要歷代諸君子一生之精髓斯纂以為
一書且附以六十年來自得之言常誦

體之躬則豈翅初學入德之門哉實赴
聖域之捷徑也先生姓貝原名篤信字
子誠筑州福岡人傑然君子儒也昔年
來淹乎京師數年爾後一暮半歲之寓
居亦數度矣余自志學之初挾策受業
親炙乎醇德有年矣於是顧其學術循
環六經歲增意味徧讀史子廣窮物理

凡古今群書無不盡涉獵焉既極其廣
洽而反說其約是乃真約而求聖人之
道不外乎此也可知矣惟人棄常珍而
嗜異饌天下皆是也余恐讀之者狎而
侮焉故敘俚言勸諸後進云爾
元祿丁丑孟夏中浣

平安城後學

伊藤素安謹序

初學知要叙

聖人垂世立教之道載在典籍後世
君子又爲之輔翼指示其門戶然後
其法大備而無遺缺焉雖古之去今
遠矣然往聖之遺經長在焉後賢之
傳註亦常存焉炳乎如日月之中天
雖昧者一觀之則無不明故其言可
考其道可求由是而之焉坦若大路

然何難知難行之有豈匪後世學者之大幸乎宜日月熟讀研究循環沒齒也然簡帙浩穰不易每徧觀而盡誦而吾曹恐不能知其要守其約夫學者之於載籍也固欲博洽然所守不約則泛濫無功故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程子亦曰多看而不知其要書肆耳予於是乎自不揣謏陋頗纂輯於經傳子史之中最切要而可識簡約而可守者以類聚而成編暮齡衰懶之餘欲備昕夕之觀覽而自便誦讀庶乎不使吾志至荒廢以爲不肖之歸是乃予編輯之意也因以爲序

元祿丁丑重陽日

益軒貝原篤信書

初學知要目錄

上卷

為學

教學

立志

知性善

義利之辨

致知力行

三綱

三德

思

擇學術

居敬涵養

尊德性道問學

格物窮理

博文約禮

五常

忠

遜志務時敏

擇師友

為己

尊德樂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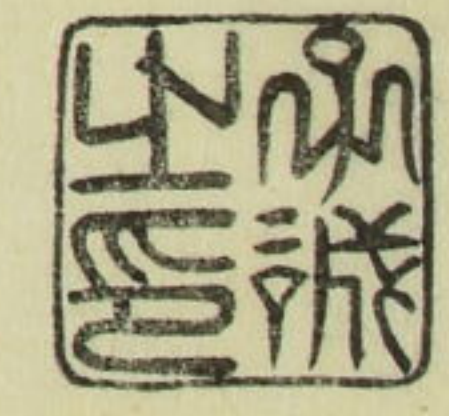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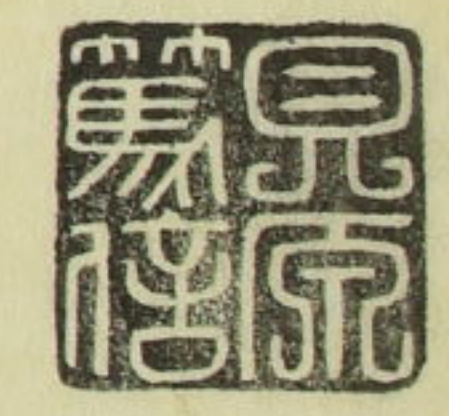
讀書

學問思辨行

五倫

孝

日新



愛日

變化氣質

下學上達

游藝

中卷

修身

精一

敬義

敬

仁

仁義

克己復禮

敬恕

求放心

擴充四端

忠恕

先立其大者

事天

存誠

忠信

誠意

慎獨

正心

謙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寡慾

不遠復

禮樂

公

毋意必固我

不愧屋漏

悔

動心忍性

知言養氣

氣節

自省

儉約

進德修業

存養省察

去人欲存天理

主靜

養生

樂

知命

下卷

接物

敬慎威儀

愛敬

信

自虛

不爭

和平

寬恕

忍

忠厚

嚴和

納諫

規諫

自反

遠小人

知人

治體

克明

愛人

用人

教人

處事

義以為質

執事敬

敏於事慎於言

慎終于始

勤謹和緩

矜細行

明斷

自信

耐煩

熟思審處

思患

知時宜

理財

政事

清心省事

功業

警戒

總論

不敬

不孝

矜高

刻薄

剛愎

暴怒

怠惰

不愛敬人

驕侈

吝嗇

妄毀譽

多言

不慎密

好名

好事

玩物

閒思雜慮

自用

不慎微

忘恩

好殺

求滿

責人容己

志小氣輕

好神怪

不知禍福

目錄終

初學知要卷之上

貝原篤信編錄

為學

教學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又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周官曰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大戴禮曰不升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

陳忠肅公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力大 韓魏
公曰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於善非
學不能也故三代之興也自國家以達鄉黨必有
學以教其民人導其性使一之於善以明乎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然後人
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
此 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
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
捐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
亦甚易而無難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里仁
朱子曰苟得聞之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

以甚言其近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
可矣是不虛生也 顏之推曰人身難得勿虛過
○篤信竊謂天地之性人爲貴苟爲人不聞道則
昏愚虛過一生了誠與禽獸無異何以可爲貴乎
是以爲人必貴聞道聞道則爲不虛生也嘗著爲
學論曰學者何所以學爲人也人者固人也何故
學爲人乎不知人之道則近於禽獸不可以爲人
是以學爲人也曷爲近禽獸也人苟飽煖放逸而
無教則不知有人之道此心之所知者不過情欲
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有人之形而其實何以遠
於禽獸是聖人之所以憂教之所由起而人之所

以不可不學而知道也愚嘗謂人生而不學與不
生同學而不爲人與不學同苟不欲學而爲人則
欲爲禽獸耶何不思之甚也予聞學然後知不足
者未聞不學而知道者也人知以食愈饑莫知以
學愈愚夫講學之有益于人猶食之過飢藥之
療病然是必然之理也然食之不適時藥之不中
病皆能害人豈因茲而可廢食與藥乎盍求所以
適之中之哉嗚呼後世之人爲學不爲己由讀書
而長其矜侮害其性質者往往有之是豈可爲能
學耶衆人不知此理則見以爲學問無益而有損
是古人所謂因噎而廢食者豈不謬乎古之學者

爲己以欲爲君子爲志故遜志時敏反身克己好
問資入而欲得之己所以有大益也今之學者爲
人以欲見知于人爲志故夸己侮人文過遂非不
資人而好自用飾外欺人無而爲有虛而爲實微
讀書則謂人莫己若所以無益而有損者職而此
由也顏之推所謂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
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
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者是也世之學
者粗通經義論訓詁者有矣未聞有志於窮理致
知爲己自修改過遷善而變化氣質者其所說經
以微長于庸輩自夸侮人而傷其性質害其心術

者往往有之矣是還出記誦詞章俗學之下何也
由不知為學之道也彼誹講學而不自恥者固是
頑愚昏迷之人老子所謂下士閉道大笑之者不
可為恠書曰爾無忿疾于頑言是等人所當哀憫
而不可忿疾夫不用舟楫之利不知江海之廣也
不聞聖賢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彼昏愚不學之
人未聞聖賢之道以何知學問之大乎譬諸盲聾
之人雖日月亦不能覩焉雖雷霆亦不能聞焉今
之俗士不知學問之大而且美却誹笑之不亦宜
乎然則頑愚誹學之人信所當恕不足深責而讀
書為學者却不知所以為己自修而為君子之方

哀哉

擇學術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是言學術之當擇也

篤

信竊謂天地之間道一而已矣學其一者學術之
正也不學其一而學其異者學術之不正也譬如
往道路者其所趨向既正而後可言終日行行以
到家其所學既正而後可言終身孜孜以成功苟
趨向不正則其所學雖勤苦其所行雖清修徒費
一生之精力用為無益有害之事而已古語曰只
知貪程不覺錯路者此之謂也夫君子慎其始毫
釐之差猶恐有千里之謬況其始所學之不正豈
翅毫釐之差而已哉是以傷心術壞世道背天理

廢人倫終身迷謬而不知者其害不可勝言故初
學先務在擇學術擇學術者復不可不擇明師與
良友而從之世之昧者懵然不知之既不揀其所
學且不擇其所從雖後有聞正道然因先人之言
夙爲主而不能信之往往溺其所習阿其所好是
以迷惑乎曲徑邪路得正道而入者寡矣枉過一
生而不自悟可勝歎哉○學術之不正者奚翅一
端有雜於異學者有功利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記
誦之學有訓詁之學如雜於異學者不知聖學之
可尊也功利之學不純于仁義所謂天理人欲同
行異情者也詞章記誦之學不純于經術者也訓
詁之學雖純治於聖經賢傳不能體認於義理其
說經義雖詳審記章句雖博洽然無致知之工夫
而不能自得乎心唯拘泥于文字章句之間以考
同異校詳畧爲務而已其不知道與記誦詞章之
學一也可不明辨而審擇乎大凡爲學之要在知
道知道則行之亦在其中矣學而不知道雖經義
詳明與不學同況其他不純于經術者乎

擇師友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
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韓退之曰古之學者必
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
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

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程伊川曰學者必求
師求師不可不慎○易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
講習 程傳曰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
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
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曾子
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覺軒蔡氏曰以文
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子曰無友
不如己者 朱子曰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
而有損又曰朋友纔不如己便無敬畏而生狎侮
豈能有益又曰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者處也又
曰今人取友見其勝己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己者

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范祖禹曰
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
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
日損○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
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季氏 文中
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
寡尤小人多怨○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
多矣故結交貴乎慎始 胡五峰曰能攻人實病
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
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
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朱子曰自天子至於庶

人未有不須友以成○篤信竊謂人倫之道因朋
友之責善輔仁而立師亦在朋友輩中而最貴者
也是以聖人以朋友爲五倫之一然則其所繫爲
至重可不擇其善者與之交乎中庸以尊賢置親
親之上其旨深矣蓋非與賢者講明之繇何而知
親親以下之道理乎夫愛人欲周取友欲擇擇友
之道須取直信而有知慮者凡學者之立身也得
朋友之助者居多矣苟交游非其人豈啻無益于
己而已哉久而與之相化而至失其所守故君子
要擇交夫學者之修身君子之治人須以正直之
士能告過而諫爭者爲友庶乎太有益苟好友善

柔佞媚之人則無益而有損可不戒乎○篤信嘗
作擇師弟子辨曰師者人之模範學者之所以法
效也故師良而後學術正學術正而後學問有益
是以學術之邪正心術之善惡皆因茲焉不可不
慎而擇之擇師之道可以學術純正性行端嚴者
不可徒以有文學而已夫爲人者固不可不學然
爲師者非其人則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
月而無成功況其所教者害心術害材質害學術
其害有不可舉而言者是所謂以學求益而今反
自損不如無學也故爲學者當以擇師爲先且弟
子亦後日爲人之師者也苟弟子非其人則後日

爲人師而有害於人亦猶前所言況且有背其師而爲害者乎故爲人之師者亦不可不擇其弟子不可徒以來從爲悅而妄受容之是慎終于始之道也不可忽諸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藉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哉此言亶然擇弟子之法可以質實而勤慎者不可徒以有才而辨給者苟不質實則雖有高才雄辨不能爲益其才能增進則長傲侮人爲害益甚比之無學時其濟惡何止倍蓰而已哉所謂虎而有翼者也故擇弟子不可不慎夫如質實而勤慎者雖才性遲鈍然終成其器者往往有之俗師徒悅有才辨者而與之以

爲可傳業繼學不知不質實而有才辨者多是巧僞姦佞而不可近也後來因茲害學術傷人材壞名災已取怨招謗不勝其悔者有之矣可不懼乎

立志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君子食無求

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

謂好學也已朱子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又曰卿道而行

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

日有孳孳斃而后已表記 陳澧曰俛焉無他顧之意孳孳勤勉貌又曰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述而篇 朱子曰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

耳又曰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孟子曰成覿

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謂彼

聖賢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朱子曰瞑眩憤亂

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光武帝曰有志者其

事竟成○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

學又曰志立而學半又曰人皆可以為聖人而君

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

自棄也又曰莫說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

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又曰纔姑待來日斯自棄

也又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又曰懈意一生便

是自暴自棄又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

志張子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篤信曰學者修身固可謙遜

為學者立志之法大楊子雲曰學者所以求為君

子也楊龜山曰學以聖人為的尹和靖曰學

所以學為人也徐偉長曰雖有其才而無其志

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帥也才者學之徒也

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

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朱子曰

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

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

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物榮悴

休戚即當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又曰為學先須
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
濟事又曰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
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又曰今學者誰不為學只
是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志
之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
志不立又曰如小人孳孳為利念念自不忘問人
氣力怯弱於學有妨朱子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
稟強弱事又曰學者悠悠是大病又曰陽氣發處
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又曰為學須是專
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又曰學者用心

不分必有進益

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

篤信

竊謂為學不專一則其功不成故學貴專一專一者用力不分之謂也

○薛文清曰

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尚其庶有進乎又曰
不使他事勝好學之心則有進 陳眉公曰人之
所以異于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為耳皮毛齒角禽
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
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
哉○篤信竊謂志者心之所之立者堅強而不怠
輟之謂益念念常在學上而為之不厭之意非但
有志而已也為學當以立志為先苟悠悠空度歲
月為人而不為己豈成事哉立志之方又在致知

而已蓋知之明則尊德樂道之志自不能已故志不立者豈特稟氣之柔懦而已哉因知之不明也學者立志須以聖人為準的不然則雖從事于學徒安小成而已是自棄也聖賢教人以立志為學也可謂誨汝諄諄也學者豈可聽我藐藐乎皮日休曰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信乎斯言也蓋教者聖功也立志者在乎我而已豈可不自勵乎哉夫人飲食逸居而無小補於世則蠢然天地之一蠹而已豈可不自恥乎

居敬涵養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

胡五峰曰立志

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

篤信謂敬是守志之方法涵養之工夫也

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朱子曰涵養合下在先又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為己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憲問又

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雍朱子曰此是古今

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是朱子指上

文二章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

為人欲見知於人也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為己

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又曰人之為學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何益胡敬齋曰學不為己讀萬卷書與己無干為己則皆我事也皮

日休云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
反為害篤信謂是為己○篤信竊謂為己是為學
之基為己為人是學之為益與為損為君子儒與
為小人儒之所由分也今之人為學而所以無益
者正因不為己是以學者常多成者常少故顏之
推曰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豈不然乎大凡為學之
始須先辨志之向內與向外人必有為己之志而
後當為學不然則訓詁雖詳講論雖巧皆為人之
弊而與己不相干却長私智損天性不免為小人
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知性善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集註曰孟子

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
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
董仲舒曰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
知自貴於物 程子曰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
立其大者 葉平岩曰知性之本善則知之大者
以忠信為本則行之大者○篤信竊謂初學之要
先須以知性善尊德性為本蓋德性者天道之所
賦予而天理之在我者吾所固有之五常之性是
也本是至善純粹其用之行也即五倫之道也是
天地之性所以人為貴人之所以貴於物也知其
本善與堯舜同而尊之至則何以私慾戕賊之如

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乎哉知尊德性則道問學之功亦自不容己耳

尊德性道問學

中庸

朱子章句曰尊者恭敬奉持之

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萬事莫貴於義也淮南子曰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篤信竊謂德性者仁義之謂也孟子所謂良貴是也惟人萬物

之靈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所以為靈為貴者豈有他乎以有德性也苟廢德性而不尊則褻天之明嫂人之紀苟賤汙卑而與禽獸無異何以為靈為貴哉真西山所謂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此言不宜乎夫不能尊德性者因知之不明也苟知之明則其尊之也自不能已故尊德性之工夫亦在道問學耳

尊德樂道

孟子

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

之靈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經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集註曰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又曰欲貴

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集註曰貴於己者謂天爵也周子曰天地之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篤信曰人性之中有道德之至貴至樂者而存焉君子知之故尊之樂之小人不知之故害德失道而不能尊之樂之唯貪利縱慾而已學者苟能知尊德樂道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何以須臾不樂而長戚戚乎是以君子知之為貴義利之辨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明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程子曰此仲舒所以度越諸子朱子曰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又曰學聖人之道者須是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張南軒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謂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利者有所為而為者也義者無所為而為者也云云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朱子曰

南軒曰義者無所爲而然此言廣前聖之所未發
又曰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又曰須是此處立
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又曰在學
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纔有一
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
也 晏子曰凡有血氣皆有爭以故利不可強取
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 行義有自然之本也 蘊利生孽
左傳 ○篤信謹按董子所謂正誼者謂義之所在
守之不以便利枉之也義者處事物之宜也利者
義之和也行義而自有得之效非財利之謂也謀
者微有意乎此也非營求之謂凡君子之處事也

唯正其事理之所宜爲而已未嘗預謀其行義而
所得之利苟有謀利之心則所行雖善然是有所
爲而爲之非其義也明道者謂道之所在循之不
以私欲蔽之也道者事理之當然道義非一在物
爲道所以處是物爲義如父慈子孝君仁臣敬道
也爲父而宜慈爲子而宜孝爲臣而宜敬義也孟
子公孫丑篇集註云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
之自然者是也功者行道之效也君子之制行也
惟欲明道理之當行者而已未嘗豫計其行道之
功效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
其道矣姑以事君之道言之君子惟正其爲臣所

宜為明其為臣所當行而欲盡忠而已未曾賴之
而可有希寵之心是不計功利也是南軒所謂無
所為而為者也凡如為善而不望其報皆是也學
者先須審義利之辨而正其趨向苟趨向未正有
所為而為則雖所行既善不得為誠實何以可與
入堯舜之道乎哉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乎施
之天下國家亦然其懷民愛衆用兵定亂之方王
霸誠偽之畧皆當辨之其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
之謬其始豈可不慎乎

格物窮理

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至也

格物是大學之始教即易所謂窮理之事也

程子曰格物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
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
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
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
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覺處又曰格物亦非
一端如或讀書而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
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許白雲曰
天下事物至多固不可件件窮又曰論學便要明
格但格得物多後自然貫通
理篤信竊謂為學者欲明道理而已苟論學而不
明理則徒事於文字章句之末未足以為學
又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
可得也又曰學者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

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篤信謂程子心麤

病蓋學者所以不知義理者因心麤也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實學者立身進步之

要又曰此兩言者涵養致知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又曰

學者工夫雖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

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又曰於物

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

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

曉此又曰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

上理會又曰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

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首

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

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

以於理未精也又曰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

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

無所偏倚又曰窮理以虛心靜虛為本又曰窮理

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又曰窮理且今有

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即

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又曰學以知道為本程朱

明理知道為學之要是為學之道學者之所當用

心也大凡學者多而知道者鮮何也因不知為學

之道也

讀書

易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子傳曰人之蘊畜由學而大
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馮異曰明鏡所以
照形往事所以知今 魏主問博士李先曰天下
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綱目 宋太
宗曰開卷有益 居官必要云經書之有資於身
心猶衣食之有資口體世上少他不成世界人生
少他不成好人 明倪文節云觀書一卷則有一
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程子曰讀書
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又曰凡看文字先須曉
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
也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程子曰公要知為學須

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
書肆耳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
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
得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
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
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又曰六經須循
環理會義理儘無窮五侯鯖字海曰儘可有也 待自家長得一
格則又見得別格猶級也 又曰六經循環年欲一觀又
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
思不起 荀子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篤信謂是
讀書之良法 朱子曰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

讀書之良法

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方有著力處也 胡文定

於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 司

馬溫公曰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在中夜不

寐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朱子曰書只貴

讀讀多自然曉董遇云讀書百遍而義自見 陸

象山曰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時節不妨熟

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篤信編

數條讀書之說 呂氏童蒙訓曰讀書只怕尋思

者決無有成之理 朱子曰學者讀書須要斂身

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體察 篤信曰自此

為學者之法 朱子曰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

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

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曰循序漸

進熟讀而精思可也又曰量力所至約其程課則

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其

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

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

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

朱子曰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又曰

書貴精熟不貴貪多 時舉曰緣資性魯鈍全記

不起朱子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 朱子曰精

初學知要卷上

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又曰聖賢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之

篤信竊謂豈止聖賢之書義理之學為然哉雖文章訓詁雜藝小技之學苟非細心精研不能通曉故為學貴精細又曰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

量一遍又讀一遍又曰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少刻都錯了又曰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

得又曰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聖賢之本意又曰虛心切已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已自然體認得出

又曰讀書只要將理會得處反覆又看又曰文字元來直是難看破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

智即是下愚也 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

不至 朱子曰聞之令人悚然汗下 賀欽好學

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

踐 篤信謂可謂得為學之要也 朱子曰為學讀書須是耐煩

細意去理會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

骨方見髓又曰大抵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

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

須擇要用功 朱子教長子曰少說閑話恐費光

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 胡敬齋曰學者當以小

學四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方可博觀

群書 薛文清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

工夫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又曰孟子

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丘瓊山曰古語有
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一書之不
讀則一書之事欬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
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
物因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卽
是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
理儒之道其在是矣○篤信竊謂學者之讀書有
本末輕重先後緩急之序須循序而漸進本重而
末輕重者宜先而急輕者宜後而緩須以經爲本
史次之予又次之而集最其末也蓋經以載道不
讀之則無由知道史以載事記往古之事變以爲

來今之明鑑者也故不讀史則不能考往迹而應
事務然則歷史者固不可不通曉故善學者本之
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如諸子之
所說所以輔翼於經義發明於道理者不少矣又
不可不讀如讀集廣博不可盡其中有佳者有不
佳者其佳者爲益多矣暇日觀覽可以廣義理之
趣又可以爲遊目悅心之具如讀雜書須粗涉獵
揀取其切要者不可浚思強記而苦其心志恐妨
其學功若夫不經不正之書淫褻戲慢之語不可
接心目看書如服藥藥有良毒不可妄服是以前
輩不讀非聖之書且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爲主

可不慎乎凡讀書之法先以四書六經爲本而小學近思錄及周程張朱之書輔翼於經義者不可闕讀中法先看左傳次看史記漢書通鑑綱目及本朝律令格式六國史諸傳記讀諸子先管子淮南子荀揚劉向文中子等須循序漸及其他如其餘群書苟有餘力則看之可也然不可爲當務急凡如六經四書自幼至老日日讀之須循環而終身次之以小學近思錄夫學問之道固貴精約然古今天下之事理非博覽多識而旁通洞達則不能應事物無窮之變其於處事接物之際不免有疑惑踈謬之患且其於修德講學之道不能無

偏狹固滯之病故荀子曰今爲一月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斯言信哉大抵讀書之法中年以前須以博識記誦爲務不博記則才力不進固陋寡聞中年以後須以義理精熟爲務不識精則義理不明泛濫無功且讀書之序須先古昔而後后世蓋古書之有益於才學非後世澆漓之書之比世人往往貪見於近世之雜錄而懵于古代之典籍是才學之所以不進也是亦學者之所當知也大抵讀書爲學者欲博且精益博則無不通精則無不明其與博而雜寧欲約而精夫讀書而不知道者有矣是徒讀而不能窮理也

未有不讀書而知道者矣蓋義理元是廣大精微
不可以私智臆見測知之豈不學古訓而有得乎
學者之於經書虛心緩覽慎思修省則涵養窮理
之功一舉兩得故朱子曰須是存心與讀書為一
事方得又曰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者此之謂也篤
信又竊謂大學者說先王大學而教人之法乃修
己治人之綱目也宜為學問之規模論語記孔子
與弟子言語問答孔門教入之道全備矣誠先聖
之懿訓學者之典則最所當貴重也其中以求仁
為要以孝弟忠信為先務以為君子為標的孟子
之書羽翼孔子之道以崇仁義賤功利求放心為

本中言性善養氣終述存心養性順天命之說以
事天為歸宿是聖學之模範學者之要務也讀之
可以發揮義理中庸者子思說聖學之蘊奧義理
之精微乃傳授之心法也詩者本于人情善於諷
諭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朝夕吟咏之可以正
心志養性情書者備記二帝三王之德行政事可
以為慎德治邦敬天安民之則也易者聖人依卜
筮以言陰陽造化變易之道示人以吉凶悔吝令
人避凶趨吉春秋者孔子因魯史而記天子諸侯
之事其言雖簡褒貶予奪自在其中矣以嚴名分
正倫理扶植於綱常禮記者以言恭敬樽節退讓

之法則禮義威儀之節文讀之可謹守禮法而不
敢踰規矩其間雖漢儒之傳會者多而不能以皆
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存斯書者不少矣
亦可貴重也夫人倫之道載在經書炳如白日若
有能讀之者則其知道也如日中辨黑白然苟人
而不通四書五經其猶渡江海無船楫何由而得
造道乎哉學者須終身循環熟讀而受用之且夫
學者修身之大法小學之書備矣事親之道在孝
經為學之規模節目以大學為則就中緊要之工
夫在第五六章最是初學之門戶也為學之大要
在于白鹿洞規存仁事天之主意以西銘可為據

存養省察之心法以中庸首章為準以上數者乃

聖賢教人為學之要義學者不可不知焉

致知力行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

則光大矣

前漢書○真西山曰高明以知識言先
大以事業言古之聖王有所聞則必尊
不徒聞而已也程子曰天下之理不先知
則必行不徒知而已也

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
後誠意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
而不知其樂耳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
則亦未嘗真知而已又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
如行路須得先照又曰知有多少般數殺有淺深
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 朱子

曰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又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又曰知與行常相須如目之無足不行足之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又曰知而行行而知二者交相警發又曰知與行須著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愈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後行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又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又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

篤信曰是學者之通病所當省察而二者

工夫須並進也

許魯齋曰凡行

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篤信竊謂凡為學大端有二致知力行而已天下之道理非先知之則不能行之譬如行道路然苟不知路脈雖終日行行亦迷錯而已古語所謂只知貪程不覺錯路是也故學之序先知而後行如聖人說知仁勇說知及仁守說博文約禮亦皆以知為先且二者須並進不可偏廢須知一分則行一分不以徒知為貴凡專務讀書講習不能踐履力行是學者之通病也點檢日用工夫

夫不可闕朱子之言可深省夫學問之要有二在
知所其未知行其所已知而已

博文約禮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

論語雍也

集註曰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

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
於道矣 朱子曰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
復禮又曰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
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
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
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
處矣 胡五峰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

朱子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
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
而已 方孝孺云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於一心
窮萬物之情而能折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
○篤信竊謂博文約禮此乃致知力行之方文者
只是理之著顯而可見者也禮者亦是理之準則
而可循者也博文者博學之謂約禮者守約之謂
也非博則窮理不周徧而無致知之功有徧狹固
滯之病而其約失之陋非約則守心不專一而無
力行之功有泛濫支離之患而其博失之雜兩者
信不可偏廢

學問思辨行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

出中庸孔

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篤信

竊謂此五者乃致知力行之工夫為學之序也蓋天下之理必學而後能知然學而不博則亦無盡事物無窮之變以應天下之務必須多聞廣見以窮其理既學之便必有所疑須質問之於人然問而不審則粗畧而無以解其疑惑故須與師友講明其所疑而反覆詳細則可釋吾中心之疑惑也已問之了又必反求諸吾心思索義理然後有得不思索則雖學問博審不能自得乎心而義理不明可謂泛濫無功也然思之不慎則徒閑思雜慮而不能通乎精微故必把所學所問者自家心中

謹慎專一以思之則庶乎有自得而於義理無所不通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辨判也既思之了然是非公私之間或似是而實非者似非而實是者易至紛雜不可不辨然辨之不明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故一一盡明以辨之庶乎及見於行事時而無差謬思與辨不同思是搜索義理於吾心辨是就其所思者而剖決是非也篤者厚而力也已學而問之思之辨之則於天下之義理皆已明白洞達而無所疑可以見之於行矣然行而不篤則所行者徒為虛文而終無所成就故又必真實敦篤

而力行無一時之間斷無一念之懈怠則凡所學問思辨而知之者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

三綱 白虎通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

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真西山曰三

綱之名始見於白虎通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

五常 董仲舒曰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

修飾也前漢書○篤信曰列言五常始乎此 孟子曰仁義禮智非

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 韓退之曰人之所性者五曰仁義禮

智信 朱子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

而始備言之 朱子孟子註曰仁者心之德愛之

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論語註曰禮者天理之

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朱子又曰仁則是箇溫和慈

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

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

此四者具人心乃是性之本體○篤信按朱子於

論孟註釋仁義禮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故

雲峰胡氏番陽沈氏並有解釋蔡虛齋誅之雙峰

饒氏亦釋之曰智者知之理心之別篤信竊謂智

者心之明事之別蓋五常之德固不昧然智之體

以明為主其顯於用也於事物之來則有分別是

非之理其所以分別是非者何也以有明也然則

明是知之體別是知之用也○竊謂三綱者人道之大端五常者人性之大綱是聖教之大要人之所當遵而行之也

五倫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書經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朱子白鹿洞學規列

五教之目曰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 朱子曰至於後來聖賢千言

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信篇

竊謂是弟子之職學者之要務也然而充而極之為聖為賢亦不外是 禮運曰父

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

明丘瓊山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倫

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

明而且盡始得稱為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於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

飲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群遊旅宿一無所為苟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終日煖衣飽食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篤信竊謂古昔明君賢主之治天下國家必以明人倫為本其為教也止於此而已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

在此耳且孝弟人倫之大要子弟之先務是立身之本行道之初學者之所當用力也苟不孝弟則雖有他善行良才不足觀而已矣

三德 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朱子章句曰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一則誠而已矣 此字指五達道體謂 以身體而躬行之 ○中庸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朱子章句曰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 篤信按上既言三德是知仁勇之已成者然嘗易遽及哉故此節是

未及乎三德者求以入之事即困知勉行者下手
用功處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漸至矣
故曰近蓋知以明道固非愚者之所不能然好學不
倦則義理漸漸開明是以好學雖未必全然是知
然足以破愚豈不近於知乎仁以體道固非自私
者之所能然力行事去省察克治則人欲漸漸
消磨故力行雖非仁然足以忘私故近仁勇以任
道固非懦者之所能然若能知己之仁知不如此
而常存愧恥之心不肯自暴自棄必發憤好學力
行則志氣漸漸奮勵而懦可起矣雖未必是勇也
就不終於懦弱了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
豈不近於勇乎

者不懼 朱子集註曰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
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
也 程子曰知仁勇學之要也 朱子曰進學以
知為先又曰為學不進只是不勇○篤信竊按三
德所以行五達道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勉

之孔子生知之聖尚以好學好古自稱然則雖聖
人亦以好學為勤如力行亦是好學者之所為然
必知恥者而后能好學能力行故知恥是改過遷
善之機志之所由立而進學之基也知恥則由君
子可至於聖賢不知恥則由小人將入於禽獸可
不思乎故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
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周子曰必有恥則可教是
皆言知恥之義大也

忠 伊訓曰為下克忠 孔子曰臣事君以忠 程
子曰盡己之謂忠 問忠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
用之何獨於事君說也朱子曰君臣是義以合世

之人便易得苟且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
陽城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篤信竊謂
聖人於事君專說忠者何也蓋君臣之間貴賤持
異上下之勢位懸絕多嚴畏之心而少親睦之意
比之父子兄弟夫婦有不同故動易至欺罔是事
君之道所以忠為主也

孝

爾雅曰能事父母為孝說文曰孝字从老省从
子承老也老即親也 蓼莪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 朱子詩傳曰言父母之恩如此欲
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

也○曾子曰孝子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
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祭義曰孝子
之有浚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
色者必有婉容婉順也 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質
兒屬屬然兒專一 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
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陳氏曰和氣愉色婉容
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捧盈如弗勝如將失之
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楊子曰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
之謂也孝子愛日陳選曰愛日者惜此日之易過
懼後日之無多而不得久事其
也 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也 朱

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父母之心亦當跬步不忘○篤信竊按天地大德曰生天地別無勾當只以生物為心而已人受天地之性而生焉故以天地之心為心所謂仁也天地之心生理也仁亦人仁者人心而愛之理也愛莫大於愛親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莫先於孝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使臣則惠凡百事以孝則無所行不善故孝為為仁之本又為百行之源萬善之首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人子之於父母於一體之中唯最親切夫君子愛親如此之厚何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身之至貴雖與之天下豈可敢換之乎此至貴

之身本受之於父母且自初生至漸長鞠育撫愛之功亦可謂至厚矣今也受他人之小惠尚不可忘必須要報之況人子之於父母有罔極之恩乎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唯有竭力致孝之道纔可報其萬一而已為人之子者豈可不盡其心乎大抵為孝之道愛敬而已矣二者不可闕其一且養志養體二者亦不可廢而以養志為重故將順其志為先飲食奉養次之嗚呼父母愛子之心無窮然子或愛親不厚是衆人之情故為人子者能以父母愛子之心為心而愛其親猶親之愛子然後可謂之孝是以孝子之心頃刻不敢忘父母平

日忠養之既盡其力又能慎保其身不為險危之行而蹈不義故親亦無憂而愛其子倍厚夫父子之道天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謂良知唯孝子能為不失此心故終身慕父母且非惟人有此孝雖禽獸亦有之慈鳥之反哺虎狼之知養豺獾之報本豈非天性之自然者乎人而不孝曾禽獸之不如也

論語孝經小學之中言孝可謂至矣盡矣也學者宜熟玩

思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洪範也聖者無不通也又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篤信竊謂聖非聖人之謂狂非喪心之謂又非狂狷之狂杜詩所謂狂夫之意也國語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

忘善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為政

集註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蔡虛齋曰學所以習其事思所以求其理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朱子曰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又曰不思則不能通微程子曰學原乎思又曰

不深思則不能造其道又曰何以窒慾曰思而已

矣學莫貴於思又曰為惡之人原於不知思有思

則心悟篤信竊謂知因思而明行因思而立夫

學貴於自得非思則不能自得是學之所以貴於

思也聖人以學與思相對說可以見思之功大也

遜志務時敏

尚書

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

來

蔡傳曰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

朱子曰既

遜其志又須時敏為學之方只此二端而已矣又

曰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又曰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呂東萊曰道理無

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朱子曰此至論也

呂氏曰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

若氣高則與為學工夫相背 李氏曰為學之道

常以卑遜自下為心以能問不能以多問於寡有

若無實若虛遜志之謂也 真西山曰為學之要

惟在遜志時敏遜志者卑遜其心雖有如未嘗有

也時敏者進修及時日新而又新也凡人之害于

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

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息所修之道自將源

源而來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 自是以上說遜志以下說務時敏

○易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乾

健健自強不息之意夕與日對惕若懼貌若語辭如也然也

乾象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彊不息 朱子曰天行一日一周非至

健不能也君子法之 雙湖胡氏曰六十四卦皆

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 國語曰士

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

後即安 是讀書修身之法 董子對策曰事在強勉而已

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

日起而大有功荀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其出

人也不遠矣言飽食終日而不學豈能過人乎說苑曰常為而

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此二語適相對言勉強而不息者其

人必出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張

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

存朱子曰是如造次顛沛必存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又曰矯輕警惰篤信曰輕

情二者為學之大病輕者以未得為既得情者悠緩不能進尹和靖曰學切

忌間斷便不是學朱子曰學貴時習須是心心

念念在上又曰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又

曰此道不是小事須喫這辛苦方可望又曰一念

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黃勉齋曰

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篤信曰有真實心地則學之基

本立焉是主忠信也有刻苦工夫則力學而不息是務時敏也二者進學之方也○篤信

謹按遜志者不驕之謂務時敏者不息之謂不驕

不息此乃弟子職所謂溫恭自虛所受是極之事

學者之先務須去箇矜字而後進學不然雖從事

於學徒助私智長傲驕而已竊謂為學者先須立

其基本而守其禁戒夫為學有大禁戒矜之謂也

有大基本謙之謂也矜者以未知為已知以未能

為已知苟如此則其惡日長何以進道乎謙者以

已知為未知以已知為未能苟如此則其善日長

其進道豈有窮乎且勤與惰者賢愚之所由分也
勤則愚者可進于賢庸拙者可長乎才能惰則愚
者終乎愚無才能者終乎庸拙而已矣可不戒乎
哉

日新 大學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程子曰君
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
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朱子曰為學須覺今是而
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又曰一日須見一日之
效一月須見一月之效○篤信竊謂日新者一日
有一日之工夫一歲有三百六十日之工夫苟積
至十年則其所長進之效驗高大而不可測故學

者貴日新

愛日 書曰吉人為善惟且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

日不足

蔡傳云日不足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

淮南子曰聖人

不貴尺璧而貴尺寸之陰

陶侃曰大禹聖人乃

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

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陶淵明詩盛年

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顏之推曰光陰可惜譬諸逝水

朱子曰大抵家

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

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篤信竊謂

人之講學勤業皆以時日之力故志士惜日短嗚

呼此日難再得今年不重來是以學者最要惜時
日豈可廢時曠日乎哉古語曰天地有萬古此身
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
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此六句
可時吟玩

變化氣質

程子

舜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

張子朱子曰便是教

中庸曰人一能之己

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 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
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
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

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
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 程子曰
學宜變化氣質方是有功 張子曰為學大益在
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
得見聖人之奧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
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呂與叔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
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
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
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
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

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
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四字出于莊子之

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
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
快讀之未嘗不竦然竦息勇切竦動警厲奮發人若有向

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吳臨川曰學不
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為哉○或人曰言語緊急

莫是氣不定否伊川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
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韓非子曰西門豹之性急

故佩章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

篤信竊謂變化氣質者乃是匡衡所謂治性之謂
舜之命典樂皋陶之述九德俱是變化氣質之法

然說變化氣質者自程張始也是甚有補于后學
夫學問之道固在改其過從善而已然人之過也

各生于氣質之偏處故改過者所以變化其氣質
也是以孔孟之書雖無變化氣質之說改過忍性

則氣質亦隨而變矣然變化氣質極難其故何也
蓋氣質之不佳處者皆是自己資稟之偏僻心術

之蔽塞而所不通明者故非勇猛奮發則不能也
變化之之方先須知其偏塞處而後用力欲知其

偏塞處則自省責己受教求諫之功不可闕若夫

用力之方乃是在克己忍性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須勇猛剛決且須察於切身病痛先要從其尤偏
處克將去學必如此而後有益不然雖終身從事
乎學問亦無益于我是以學貴改其過而變化氣
質夫學問之力居常無所見惟見利害臨變故遭
屈辱昔日忿怒憂惶失措者至此其心平穩而不
動始是可見學問得力處苟非平日用變化氣質
之功真積力久曷能至此乎哉

下學上達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
者其天乎 憲問 集註曰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
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

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 程子曰學者須守下
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
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游藝

論語
述而

朱子曰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
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
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
而心亦無所放矣 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
而為之 尹和靖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
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 ○篤信竊謂六藝固日
用之不可缺者且如文武材藝士君子之所當習
皆是至理之所寓而治心養氣窮理應變之助亦

學中之事也。游此者，寓情於此，而不留意於彼也。然道學與技藝自有本末輕重，不可混同。故三代之教，以藝爲最下。徐幹曰：藝者德之枝葉，德者人之根幹也。今人暗於此理，往往輕道學而重技藝，可謂倒行逆施處置失所。因不知學問之至重也，可不思乎？且君相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不貴有他技。若夫技藝之事，各執其術者存焉，非大人之事。如漢元帝、宋徽宗，雖多材藝，然於修己治人之道，未嘗致意。而其所好者，小能末技而已矣。是豈人君之所宜貴重乎？

初學知要卷之上

終

